文章编号:1674-8107(2015)06-0080-05

《老生》的历史表达与自我重复

周显波

(1.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黑龙江 绥化 152000;2.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贾平凹 2014 年的长篇小说《老生》一问世便引起相当反响。在称赞声中,细读《老生》,小说存在几点明显不足:首先,照搬《山海经》原文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滞涩感,并与正文故事呈现游离效果;其次,《老生》所内置的历史观让小说成了演绎轮回历史观的平台,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再次,小说在叙述视角上呈现出分裂和矛盾,因此叙述形式缺乏圆整性和精致感,同时也给叙述效果带来一定歧义;最后,在对小说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的塑造上,唱师和匡三形象在关键情节处存在不必要的缺省,而且唱师形象与其身份的设定还具有一定矛盾,这种矛盾既来自作者对神秘主题的偏爱,也来自其创作上的疏忽。

关键词:《老生》;历史表达;自我重复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6.013

一、游离的《山海经》

贾平凹一直不讳言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向往,他的作品也受惠于传统叙事资源多多,《废都》《古炉》等即是明证,《老生》也不例外。《老生》在整体叙事结构上除“开头”外,构成小说主体的四个“故事”,均用“奇书”《山海经》的选文+唱师回忆的结构方式。通观整部小说,《山海经》的选文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在叙事上具有唤起并引导叙述者唱师通过回忆讲故事的功能,这是《山海经》之于《老生》的最大作用。《山海经》在《老生》里充当了类似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小玛德莱娜点心”的作用:《山海经》选文某个内容或某句话——唤起唱师回忆——进入叙事,此乃小说的整体叙事结构。

《山海经》选文的第二个作用是其与唱师叙述的四个故事形成一种对比、对照的作用。贾平凹把“奇书”《山海经》奉为百科全书,因此《山海经》在

《老生》里就具有了一种元话语功能。小说所引《山海经》里方物的片段,加之读经的老师与学生的问答,这些就与唱师回忆的 20 世纪以来秦岭里的人间历史构成了一种对照性关联,于是形成一种潜在的批判效果:对进化论历史观、20 世纪历史进程的质疑。这方面的例子在文本中有多处,如“当人主宰了这个世界,大多数的兽在灭绝和正在灭绝,有的则转化成了人”。^[1]再如:“一解放,这世上啥没转化呢?马生是小鸡成了大鹏,王财东是老虎成了病猫,就连我吧再次碰上了药铺徐老板,他一只眼睛还瞎着,却已经是副县长了”……“他的一句话,我就去了县文工团,做了好多年的公家人。”^[2]《山海经》的“奇”与“古”构成了对唱师讲述历史的残暴和人心不古的对比或参照。但是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对《山海经》的大量引用是游离在小说主体叙事之外的,在内容和意义上与小说叙事主体无关。学界对《山海经》有诸多研究,暂撇开这些研究,只看贾平凹在小说里对《山海经》的认识,贾

收稿日期:2015-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3WYA002)。

作者简介:周显波(1980-),男,黑龙江大庆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化思潮研究。

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认为,“《山海经》是一本奇书,它涵盖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藏、医药、宗教的诸多内容。”另外,贾平凹认为《山海经》记载着上古人类的“经历”和经验。小说中所引用的《山海经》内文主要以首山系次山系、南次系次山系、南次三山系等五大山系为内容,内容繁多丰富,其中既包括有地理状貌,也有季候、动物、植物、矿藏。《老生》的叙事主体是在秦岭发生的,20世纪几个重要历史时段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与小说对《山海经》的引文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山海经》里山系的方位也与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无直接的对应。

《山海经》在小说中的存在除了具有叙事上的对唱师叙事的唤起功能和浅表性的对比作用外(这一作用还是借助读经的老师来完成的),没有再多的功用了,而大段地照搬《山海经》原文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滞涩感,在小说中这样的拼接效果呈现一种游离状态,显得贴合度不足。

二、轮回观笼罩下的故事

下面,再来看唱师讲述的四个故事——这是《老生》的主体。

唱师所讲述的四个故事之间是存在某种对应、对比和关联的。尽管这四个故事发生时间不同、地点不一,但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却具有某种的功能、精神及性格的相似性,因此四个故事中的人物具有对应的关系:

掌权者:李得胜——乡长——老皮——老余

权力的具体实践者:老黑——马生——冯蟹——戏生

牺牲者:雷布——白土——墓生——戏生

李得胜——乡长——老皮——老余代表了历史中的掌权者形象,他们在革命历史中是革命队伍的领导者、鼓动者,在土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都以权力傍身的权力者形象出现,凌驾于乡土之上,贯彻和执行革命任务以及后革命时期的建设任务。他们充满着野心,实践着由乌托邦憧憬带来的种种狂想。老黑——马生——冯蟹——戏生一组形象,代表了历史中权力的具体实践者或权力的帮手。他们在历史中掺杂有大量个人欲望和个人利益,对革命、对国家建设并无深刻认识和责任,他们参与历史的动力更多地是从

自身实际利益的考量出发。这一类形象在《秦腔》、《古炉》等作品里都有丰富的刻画,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积极参与到第一类掌权者形象的权力布局和乌托邦狂想的实践之中,同时又因为对个人利益性追求而令革命或后革命的理想与实践充满“杂色”,因而呈现出斑驳的特征。雷布——白土——墓生——戏生一脉代表着历史进程中的牺牲者形象,他们是大历史进程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隐喻了历史暴力的本质。

小说四个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名字虽各有不同,多数人物也并未贯穿始终,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四个故事中的不同角色间因为所承担意义的相似性而构成了彼此的影子。他们的存在使四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对20世纪历史的整体想象和寓言化书写。小说的这种结构方式显示了贾平凹对历史整体把握的特点,概括为一句话,即对历史轮回的认识和体验。《老生》里展现的时间趋势徐徐向前,历史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战争、土改、大饥荒、改革开放……人物各有不同,但在乡土之上围绕着权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精神气质、诉求却是相似的,沸沸扬扬的喧嚣里的他们结局也大体相同。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生死疲劳》相似的历史观在《老生》里回响,只是《老生》缺少了一种独特性。概括其原因,一是因为《老生》的单薄,缺少了一种丰富细节的呈现。二是小说内置的历史观所带来的限制,故事成了演绎轮回历史观念的平台,因而缺少一种对历史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想象性。质言之,这种历史观已经被诸多历史题材小说所演绎,在这种历史寓言性呈现之中一旦缺少了一种对大历史的穿透力,那么这种书写方式就多了一份冷漠,少了一分热力;多了一份概念化,少了一种个性化观察。这种轮回式的历史观表达,连同对革命的污名化处理、去革命化的选择性书写,以及对现代性的拒绝一道已经被自《灵旗》及刘震云“故乡”系列以来的新历史小说诸多作品所表现,日益成为了一种显出疲态的、伪深度化的历史处置方式。在小说“后记”部分,贾平凹明言写作本书的初衷是这样的:

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

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也就是我写《老生》的初衷。

可惜,贾平凹以上初衷并未在小说中得到细致、丰富的展现和贯彻。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小说家以往书里的似曾相识的人物、场景和故事,而作家所念兹在兹的那些“不愿想不愿讲的”、“却怎能不想不讲”的缠绕生命始终的话题和故事却最终也没有在《老生》里“讲”出来。

三、视角的分裂和矛盾

《老生》整体上采用一种内视角叙述方式。因为唱师的沟通天地人鬼的身份,使作为叙述者的他能够有可能窥见诸多历史隐秘角落,能够有可能从旁观者的视角呈示历史长河的脉络,因此《老生》的这种呈示故事的方式应该说理应具有一种宏大叙事的野心和气魄,具备一种超越性的理想,但是小说却在故事叙述中没有体现出唱师身份的灵活度和理想性。

在四个故事里,唱师也一样成为历史潮流裹挟中的被动一员,随着历史的起伏而随波逐流、困惑其中,他并未因其勾连天地人鬼的身份而被赋予一种超越性、穿透历史迷雾的能力,这显然与那个设定好了的唱师形象相去甚远。同时,在面对乡土历史与自然的残暴和狂虐,面对乡人的迷误之时,唱师的叙述也缺乏内视角本身应该有的人性深度和感动的热度,因此,唱师的叙述不能被认定是一种不露声色、因超然而带来的平静,读者读到的只有一种彻底的冷漠。此外,《老生》的叙述视角的转换也显得生硬和不自然,比如小说理应以唱师第一人称的内视角进行故事讲述的,但在文本中这种内视角讲述常常被叙述者“遗忘”而越界为其他人物角色的限制性视角,这种转换缺少一种过渡,更缺少逻辑支撑。所以,唱师作为小说主体的叙述者,常常与故事中角色的叙述发生混淆,

于是,本应该具有全知全能叙述功能的唱师叙述又经常成为有限制的叙述,或者唱师的叙述干脆被搁置一边,另外一个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的叙述又出现在小说之中,如此这般令《老生》的叙述形式缺乏圆整性和精致感,总是带有一种突兀感,同时也给叙述带来歧义,而且给唱师的沟通神鬼的身份和位置带来矛盾感。

此外,《山海经》作为小说结构性的引入或支撑,已经暗含着对历史的传奇化或神话化的想象和表达,因此《老生》也呈现出历史传奇化和神话化特征,于是历史中本来该有的、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谓的“一闭眼就想起”的、“有许许多多的事不愿去想”又“怎能不讲”的就变成了神神叨叨的讲述,这种讲述在小说里常常表现出故作神秘的叙述特征,而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和特殊的经验性,以及在其中蕴含的历史穿透力和人性方面的复杂内容就删繁就简了。一方面是唱师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另一方面是小说主体的有限叙述,二者在《老生》里呈现着一种矛盾或分裂,这种矛盾和分裂并未在作者这里得到解决,也并不一定来自叙述本身的刻意追求。这种矛盾和分裂毋宁说是来自囿于既有历史观和喜好神秘因素的作者,而不是来自本应具有超越性视角的唱师。

四、不应有的省略

《老生》从历史观察角度书写了轮回的历史体验,同时,在对轮回的书写中贯穿着一种慨叹,即“神散去”,人越来越远离自然。正因为“神散去”,所以整部小说虽然写了不同的村子,但几乎最终结局都是落得“神散去,才成了那么个烂村子”的地步。神已经散去,群龙无首,人世已经全然不复自然。所以,小说中的那位老师在讲解《山海经》时指出,《山海经》中上古之人是“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注意,这是小说中的老师讲解的,与小说对《山海经》的引文并无直接性的关联),而唱师的讲述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违背自然的故事。在这些违背自然的故事里,作者对人性的不信任表达了出来:“当人主宰了这个世界,大多数的兽在灭绝和正在灭绝,有的则转化成了人。问:转化成了人?答:过去是人与兽的关系,现在是人与人的关系。”小说里的人事即在这样一种“神散去”、大地上一切不复自然的氛围里发生关联。

《老生》里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一个是故事的讲述者唱师,一个是匡三。如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二人也构成一种对照关系:一个是唱师,“有些妖”,“神职”,一个则贵为军区司令,真正的西北王;一个是“一辈子在阳界阴界往来”,另一个是秦岭里阳界最大人物;一个擅长唱阴歌,另一个入正史备受尊敬;一个身份卑微,另一个高高在上。二人可谓一阴一阳。二人的对比、对照关系,显示了前者的顺应自然,后者的违逆自然。匡三虽然贯穿始终,但其主要事迹是在第一个故事中被书写,而他在第二、三个故事里只在人们的话语和传说中出现,并未直接现身登场。在第四个故事里,匡三以老态龙钟的形象出现在与老余、戏生的见面场景中,很快便消失在叙述视野之外。匡三在革命前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形象,在游击队中是一个善耍小聪明,有点贪生怕死的形象,在游击队失败后又恢复到流氓无产者身份,他最终成为西北王,成为秦岭里最大人物的过程被完全省略掉了,难以一窥究竟。游击队神话被历史永远铭刻的这一情节被忽略、匡三成为西北王情节的被省略,让匡三代表的历史权力者的形象缺乏根基,于是压抑全篇的威权就变成了无本之木。这些省略或忽略与“后记”中“只写人事”、“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以及“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的初衷相去甚远。张莉在解读《生死疲劳》时指出了莫言在《生死疲劳》里表达的历史性诉求和创造力:“当我们合上小说,也许我们会忘记小说的许多具体情节,但我们无法忘记一个人和一碗汤之间所进行的搏斗,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切思考。一旦我们了解了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汤药,我们将会对世界上的某一些我们忽略不见的人保持敬重之意,比如蓝脸。”^[2]《生死疲劳》在对大历史细节的打捞上有着一种西门闹式的执着,这种执着被小说家贯彻始终。但与之相比,《老生》却显出一种不彻底来,小说对历史的深挖和对关键内容的书写未能开展,不得不说这是很遗憾的。

作者有意将唱师和匡三做对比:一阴一阳,但正如小说中的《山海经》引文内容与四个故事对比和参照并不突出一样,唱师和匡三的对比更多地徒具一种形式意义。唱师对阴阳的沟通与匡三成为西北王之间没有直接交集,也无法一窥二者间

的关联以及二人在历史进程之中的复杂性。换句话说,两个人物及其代表的一阴一阳格局仅仅具有一种形式意义,而缺乏沉潜性和富有生命力的表达。

小说中的匡三只有前传而少了正传,唱师则只有正传却没有前传。这两个省略让理应清晰的叙述变得分外模糊。匡三与游击队的成长历史以及被神话化的历史被省略,就难以一窥历史法则的运行。而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旁观者的唱师被省略了身世,与匡三一样都成了一个丧失深度的角色。而唱师这个形象作为叙述者,他对历史的选择性讲述、在关节处的讲述省略,让人们对这个号称知晓“天地之间的任何事情”的人有一种故弄玄虚或刻意制造神秘之感。

百年的秦岭故事也好,百年的中国故事也好,远非《老生》中几个人物的经历、四个故事就能加以概括和书写的,也更无法与古籍《山海经》的丰富和浩繁、想象诡谲和气魄宏大相提并论。

五、结语

张志忠曾这样论及贾平凹创作中的对神秘的偏好:“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神秘主义,也成为营造形而上的意境的一种终南捷径。人们越来越注意,要把写实和写意,把生活实感和玄妙境界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对于作品的有限生活内容和情感蕴涵的超越和升华。随着社会上神秘主义思潮的坐大,一些作家也开始借助于它,去渲染作品的空灵悠远的氛围。贾平凹的创作中,就汲取了这些因素,他的《高老庄》和《废都》一样,其神秘主义的印记是非常鲜明的。”^[3]《老生》中也有一些神秘、奇诡的片段,比如飞出窑门的蝴蝶变成了一朵花,又如老黑砍熊的经历、墓生的特异功能,再如棒槌峰石洞里会神秘流淌出水等等。这些诡异的情节显示了贾平凹对神秘现象书写的一贯钟爱——这是在他小说创作历程之中一直存在的。在《老生》里,这些诡异的情节或片段却与历史拼接在一起,对小说叙事推进、人物性格塑造等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显得生硬有余,是为神秘而写神秘,有故弄玄虚之嫌。墓生的特异功能连同其性格个性都与《古炉》中的狗尿苔如出一辙,也有一种重复的单调之感。此外,小说中还存在一些情节上的漏洞、矛盾。这里只举一例:“一辈子在阳界阴界往来,和死人

活人打交道”的唱师,自称“二百年来秦岭的天上地下,天地之间的任何事情”都知道,但惟独“没读过《山海经》,连听说都没有”。这个情节显然情理不通。

贾平凹的《老生》是一次无力的创作。在“后记”里作者提到写作《老生》时感到“滞涩”。通读小说,这种“滞涩”很明显地印现在作品结构、人物塑造、叙述内容上。作者所思考的“历史如何归于文

学”并未在作品中得以解决,相反,一种对历史的伪深度化处理、对现实书写的无力感、神秘氛围的生硬营造却触目惊心,而对《山海经》的喜爱和熟稔并没有成为拯救小说的救命稻草。清代吴雷发在《说诗菅蒯》中曾说:“凡诸立论,断不肯拾人牙慧,宁为人所讪笑,而人云亦云,终有所不能为也”。^{[4](1904)}拾人牙慧为人讪笑,作家拾自己牙慧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自我重复而不足取呢?

参 考 文 献

- [1] 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张莉.重读《生死疲劳》:“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历史”[J].小说评论,2015,(1).
 [3] 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4] 吴雷发.说诗菅蒯[A].丁福保.清诗话:下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Lao Sheng: Historical Expression and Self-Repetition

ZHOU Xi an-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002, Chin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Jia Pingwa's novel Lao Sheng, published in 2014, have attracted lots of praises. However, a close reading of the novel show some obvious weakness. First, the literal repetition of Shan Hai Jing renders the novel somewhat ambiguity which was alien to the major story; second, the embedded history in the novel makes the work a platform for circula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prevents it from more profound insights and imagination; third, the novel shows crack and contradict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which lowers the smoothness and articulation of the narrative forms and brings about ambiguity in narrative effect; last, the presentation of two fundamental characters, Singer and Kuang San, is offset by the unnecessary omissions in key plots. And there is contradicts between the Singer's behaviors and his given social identity, which is a result from the author's preference of mythical subject as well as his artistic negligence.

Key words: Lao Sheng; historical expression; self-repeti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